

都江堰，一颗普通的谷粒（组诗）

□文君

镰刀与过往

铮亮铮亮的镰刀醒了
风吹秧苗
一粒稻子的八百里青城
唱着忧伤的情歌
那是不能说，不能提及的过往

黎明的炊烟斜入林盘
么爸的早烟早已明灭起落
一把镰刀，在磨刀石上消瘦着
颗粒归仓的稻穗
将要远离脚下那片泥土

锋利的刀刃下
甘苦自知的旧时光
围绕着大小不一的水田
一遍遍淬炼，一遍遍死而后生
直到，直起的背影与来年的
禾苗一起疯长

星罗棋布的村庄

我的房屋，我的土地，我的村庄
在青城山、赵公山、走石山
以及偌大的川西平原
星罗棋布啊，所有的山头
都是一粒棋子
所有的棋子都是稻子的故乡

它们生儿育女，婚嫁丧娶
它们把千百年的日子
糅合成一日三餐
糅合成悲喜交织的
三百六十五日
生活在祖祖辈辈不忍丢下的
黄泥巴黑土地上

当绿色覆满整个棋盘
不再早涝的泥土
一粒粒稻子抬起头颅
它们随蒲阳河、柏条河、走马河
穿流而下，抵达水旱从人的村庄

五彩的稻子

两千多年前，在我曾经
单薄、无助的土地上
沉默寡言的父亲一次次俯下身子
耕种、浇灌、收割
一粒粒忧伤的稻子等待重归泥土

可幽深的岁月里，蓝灰色的衣衫
以及包裹在头上的千年孝帕
苍白了多少举目无亲
又泛白了多少结痂的疼痛
直到，精华浇灌出的稻子
从泥土里探出头来

在一泻万里的五彩画卷里
流下悲喜交加的泪水
一样的雨水，一样的村庄
却是不一样的千里平原、万里粮仓

麦粒的忧伤

在都江堰，我就是一粒普通的谷粒
来于泥土，归于泥土
我的乡音里有太多咸湿的味道
“小妹，回来薅秧子了。”

母亲倚门的身影，让我泪流满面
而我的田里，水牛、犁铧
还在默不作声埋头向前，一步一步
陪伴我，生根、发芽、开花

或者，我会时不时
走出脚下的田野、村庄
去瞭望远方的古寺，天边的城堡
可我最终还是要回到
这生我养我的土地
在古老的都江堰，快乐与忧伤

忧伤的吉他（组诗）

诗歌

□张万林

在每一个流浪者的心里，总有一把忧伤的吉他，伴随他的成长。时光在不曾留意中悄然走去，吉他在落日下孤独弹响，那些无以言表的忧伤和寂寞洒落在行走的路上。不经意间，写下了一些忧伤落寂的文字，集于此，以纪念那些失落的情怀与感伤。——题记

忧伤

那棵高高的银叶树，不过是文森特的相思，他布的福音不是快乐是低垂的哀鸣天生的悲悯，如散落的枝叶。仰望星空，夜色迷离不定故乡在他的远方向日葵、鸢尾花与群鸦乱飞的麦田听得到他的自言自语两把空椅子，燃烧的不死鸟同体大悲与生死恐惧，身影相随在阿尔勒，像一杯泡在巴黎的热咖啡。麦田与丝柏与你慢慢跟进的橄榄园像几朵莅临的云雨像他刻意丢弃在屋角的画笔像半只耳朵与镜中的自己带着不可理喻的血腥与苍凉

冬至

今天开始，瓦上若是结霜
枯草挂凌，至冷至暗的时刻
北鸟飞到了最南边

不在梧桐树下，秋千不宜荡起
不翻阅《女王时代》，不知道
巴黎的咖啡是否醒来

上天让我遮挡阳光，我更紧地捂严
生怕一个词从嘴里跳出，跌落于
某个不恰当的地方，引起人们惊慌

如果要点燃这片枯草，请从我开始
日头折返，把最厚的一层揭去
醒来者可以慢慢醒来

《二泉映月》，阿炳或我

就像有什么堵在门口

永宁河还在把它怀抱
只是岁月多出了一座桥梁
抵达栈道、花果、农家乐……

和我的皱纹
斑竹比过去少了，一只斑鸠的鸣叫
替我道出了惆怅
好在即便河水胖瘦无常
这片土地还没流失
斑竹林也没改名换姓
重逢的亲切与喜悦
仿佛年过半百的我
突然被人喊出了小名

第一日

走在新年街头，能够抵达的地方
差不多都能看得到了
昨天走得太急，将一年走成一日
穿过拥挤人群，追赶另一具肉体
结果膝盖严重磨损，还酒精过敏
现在就像一把即将放完的卷尺
所剩时间很短，能丈量的地方
没有一天能超过24小时
当我还能清楚计算出时间时
我想光阴应该是停住了
第一日后，明天也是

竹子套娃

我还是喜欢将他们拆开
摆放书架，尽量沾染书香气息
站成各自喜欢的样子

还叫斑竹林（外五首）

□涂拥

就像有一声哭泣留在长夜
就像我已经熟睡，却让你摇醒
就像你受到了惊吓，不允许人近身
所有撕裂那么真实，你却只能触摸
月光下，一把冰凉的二胡
就像一只流浪了很久的宠物
就像我落单的长长影子
在夜色里摇晃
就是不知道如何回家

《江河水》，兄弟

给我一支竹笛，我一定把江河
吹奏得十二分的宽阔
我要让水上的孤帆、远影
看不到你的挥手
我要让流动的声音
听不见岸上的歌吟
我要让抱拳相向的地方
暮色渐渐地接近
我要让儿女的情长消却
——那些残醉，兄弟
此地要是一别
巴山万里该是多么的遥远
如果我停止吹奏
猿啼是否可以挽住巴河边的细柳

关于雪

从今日开始，在路上
不等一杯咖啡，不呼叫同伴
不打雨伞，不避夜色

商店没有关门，还在守岁
从身边，穿过你的内心
再从呵气中出走

塞纳河有小小的意外，巴黎
不改容颜，站在雪片上
看窗外的世界

你的背影

是红外套，视线中的背影
你的长发、头巾、细腰
不曾揭开的谜面

是温热的咖啡，漂起的气息
壁橱外的鸽子、晌晴、微风

我还是没有勇气
将他们放上阳台或客厅
见识所谓场面。如果必须显摆
我会考虑重新将他们套起
老竹子站外面，让他们骨肉相连
也许还能勉强抵挡一下
尘世风雨。毕竟他们已经没有了根

借走一片白云

翻过折多山后
也许兴奋过余
我开始有点高反，车子也热气腾腾
多次尝试还是无法与理塘握手
此时钢铁脆弱得不如一只羊
身强力壮的灵魂
也不如路边一朵格桑花镇静
面对格聂神山
仓央嘉措借走了翅膀
我也想借翅膀旁边一片云
裁剪诗页，夹入尘世
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没有写下下一个字，想要表达的
仓央嘉措早就唱响
想不到的，天空之城也有了——
牦牛，杉林，草原，铜镜……
全部在白纸上飘逸
有着海拔四千多米的美丽

2020.02.02

我必须为这串神奇数字

穿过走廊的心跳

是郊外的遇见，林中的回音
小径走过的雨，红枫，落叶
不小心的跌倒

我喜欢这片黑暗

周围都很安静，黑暗中的
蚂蚁爬不出一点声音
动不了周边的秩序
守着书本和那些放着
光亮的文字，有些熟悉
大多都很陌生，我不甚解
也没打算造访太久
我喜欢的是这片夜色或边上的
某种宁静，她让我放松
一种深不可及的辽远，让我
愿意不着一语，与她
相处下去

记得

记得彼时，我们相向而行
风尾随着我们，我们说的什么
她没听到，我可听到了你的心跳

江水顺着我们漫跑
夜色赶上了末班车
寒意让两只候鸟迁移
你轻轻地说，冷
我竟然装着什么也没听到
江水悄悄跟上夜色

江水不会再次到来，
这个夜晚的灯光，在另一座城市
闪烁，让另一枝烟草
在另一个码头，吐露了失眠

我并不知道

我不知道焦躁
是一片什么叶子
她让天空摇晃
大地沉降
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与河流跟天空谈论
他写下三角梅
月季或海棠的时候，身心
微微有些颤栗

为活在这个数字
对命运表达感激
千年才数出一次的日子
有幸参与了形成
无论今天寒风还是冷雨
所有爱恨情仇
我都能平静接受
只有活明白了的数字
才会顺数逆数都数出相同花儿
并且都指向今日
我真的喜欢这种情形
就像此时，人人举起手机
对着春天自拍

春水不可浪费

如你所见
庚子年春节捂进了一只口罩
我也常常将身体关闭
季节走到门前为止
也就在这时，千万吨阳光
突然压醒睡眠。透过窗户
我还不能看到完整的天空
却听见远方江河
有不安声音在梦中破冰
回过头来，女儿在一团光亮中
弹奏贝多芬
我伸了下懒腰，想对你说
摘下口罩，我们去游泳
春水不可浪费。我刚站起
春天也随着立了起来